

0812
377

國學小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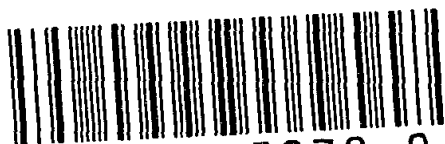
國名國疏故

陳登原著

0812
377
2

國名疏故

登錄自四書



3 0662 5970 0

敘

往章炳麟著中華民國解，頗爲士林所傳誦。章文成於民國新造之際，故甚有因世著論之蔽。如謂：「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，越南朝鮮二郡，必當恢復者也。緬甸一司，則稍次焉。西藏蒙古回部三荒服，則任其去來也。」（太炎文別錄一）夫國疆之成，端賴人力，章氏安得而有此論乎？

國疆者，由於歷史之因累者也。平生心儀，最慕黟縣俞正燮。俞氏已知古訓中國，僅指三河。（癸巳類稿三舜之中國義）又次則瑞安孫詒讓。孫氏亦知中國古義，近於王畿（周禮正義卷六十六）。執此而言之，則今日中國之各直省，可以任其去來者，其數不亦多歟？

史記天官書：「分中國爲十二州。」此史公追述之語爾。先秦時，中國二字，名實相及之域，固甚仄小。故鄒衍有大九州小中國之說，以爲中國當天下，特八十一分一。（史記七十四孟荀傳）朱少章曲洧舊聞（卷五）云：「東坡在儋耳，因試筆嘗自書曰：吾始至南海，環視天海無際，悽然傷之曰：

何時得出此島耶？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積水中，九海在大瀛海中，中國在少海中。有生孰不在島者？覆盆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附於芥，茫然不知所濟。少焉水涸，蟻即逕去。見其類流涕曰：幾不復與子相見。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？念此可以一笑。然則鄒衍之所以信中國爲小者，正以其時所處中國之小也。與夜郎自大之心，蓋同塗而殊歸乎？

然由斯小中國，而大中國斯生。王氏困學紀聞（卷十）云：「鹽鐵論（論鄒篇）大夫曰：鄒子推終始之運，謂中國八十一分之一，名赤縣神州，而分爲九州。絕陵陸不通，乃爲一州，有大瀛海圍其外，所謂八極而天下際也。故秦欲達九州，方瀛海，朝萬國。文學曰：鄒衍怪說，熒惑諸侯，秦欲達瀛海，而失其州縣。愚謂秦皇窮兵胡越，流毒天下，鄒衍迂怪之說實啓之。」王氏指斥衍政，語近羅織。然謂由鄒衍時之小中國，而生秦時之大中國，則與歷史進化之說，無相背也。

余故條比古人訓釋中國之美，以溯其朔；述中國國疆之型成，以明其繼。卽先漢以後，中國國名之貞定，疆域之恢擴，亦大體錄而存之。蓋以明大廈之成，初非一木；而善述善紹，其責端在後繼者云。方今遼瀋已去，滿洲之僞證新成。夫世固無所謂滿人（語詳本文第一節），卽東省之初入中

國，亦遠在先秦西漢之際（詳本文第五節。）以視湖廣滇黔之改土歸流，爲時更早，余因亦存而錄之。（改土歸流，爲元明至最近中國人經營中國之一大節目；最近廣東省政府，曾立開化黎苗局，卽其明徵。茲事體大，他日當更爲文以明焉。）

嗟乎，堂構美奐，初非一時；整築藩籬，端賴後起；胡馬飛來，長江難過，而終有唐之拔與；燕雲失去，石晉終亡，而卒有明之繼起。朱國禎皇明大政記（卷三）載：徐達於吳元年北伐，明祖爲下檄諭云：「自古帝王臨御天下，中國居內以禦夷狄，夷狄居外以奉中國。未聞以夷狄而居中國，治天下者也。自宋祚傾移，元以北狄入主中國，四海內外，罔不臣服。此豈人力，實乃天授。然達人志士，尙有冠履倒置之歎……于今人心離叛，天下兵起，使我中國國民，死者肝腦塗地，生者骨肉不相保。雖因人事所致，實天厭其德，而棄之之時也。古云：胡虜無百年之運，驗之今日，信乎不謬？」自明祖爲此檄，爾來五百年矣。世運推移，正在今日。炎黃麗胄，發奮其爲天下雄，蓋亦丁其時乎？然則此書之爲書也，豈特尋章摘句而已，亦欲資國人以共勉也夫！

民國二十四年七月，餘姚陳登原敘。

681.2
377

2

目錄

敘

- 一 釋中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地域的中國解與文化的中國解……………一三
- 三 先秦之中國與蠻夷……………二七
- 四 漢武以前之中國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五 中國的初步的型成……………五四
- 六 秦漢以還中國疆域之貞定……………六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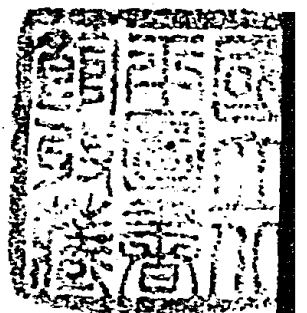
目錄

國名疏故

一 釋中

處其國而不知其名，可乎？曰：不可。於文「中」內也。段注云：「入部曰內者，入也。入者，內也。然則中者，別於外之辭也；別於徧之辭也；亦合宜之辭也。」（說文解字一篇上）蓋中爲對外而言，爲別徧而言，中也者，固先民所可斤斤自詡者，故論語堯曰篇云：「咨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」漢書（六十三）齊懷王傳云：「悉爾心，允執其中。」魏志文帝紀云：「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」沿用不厭其複，允執其中，先民之教訓久矣！

尙書：古文大禹謨，有「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，唯危唯微，允執厥中」十六字。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（第三十一）辨之云：「二十五篇之書……其最精密絕倫者，爲虞廷十六字……予曰：此



蓋純襲荀子，而世莫之察也。荀子解蔽篇：「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，故道經曰：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危微之幾，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。」此篇前，又有精於道，遂隱括爲四字，復續以論語「允執厥中」以成十六字，僞古文蓋如此。——然即據此言，允執厥中，仍無可疵議也。

且先民之美者，莫如孔子，孔子語之可信者，莫如論語。論語雍也篇：「中庸其至今乎，民鮮能久矣。」子罕篇：「過猶不及。」先進篇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子路篇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孔子之贊中，豈不至乎？

子路篇贊許狂狷，實亦不非中行。故孟子釋之曰：「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」（盡心下）然則孔子贊許中道，固有如揚子法言（卷三問道）所云：「芒芒聖道，在昔聖致，過則失中，不及則不至也。」

至於中庸之贊許於中，則更爲章章。小戴記中庸云：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又云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又曰：「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鮮能久矣。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吾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

吾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又曰：「執其兩端，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？」——雖曰：中庸爲漢儒所僞造，然亦未始非先漢人之舊說爾。

謂中庸爲漢儒所造者，余見有二。

其一，則青照堂叢書中，收有經傳摭餘，其中（卷五）云：「中庸，近人以爲漢儒作。據『載華嶽』云云，子思胡不云泰山？」此一說也。

其二，則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（卷六）云：「葉書山庶子，謂中庸非子思所作。其說云：「僞托之說，有無心而發露者。孔孟皆山東人，論事皆就眼前指點。孔曰：『曾謂泰山。』又曰：『泰山其頽。』孟曰：『挾泰山以超北海。』又曰：『登泰山而小天下。』就所居之地，指所居之山。漢都長安，華山在焉。中庸引山，稱華嶽，明明以長安之人，指長安之山，其爲漢儒僞托無疑。」此又一說也。

蓋「中庸其至今乎」之語，固已見於論語。然則謂中庸之書，爲演繹孔氏之論，固未嘗不可。清人謂中庸之說，道源於孔子，高足有若，似若可信者然。

考論語學而引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美，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」清人劉寶楠著論語

正義，昔人稱其：「最有功經訓者，如言有子云禮之用章，乃發明中庸之說。」（清史列傳六十九）
劉寶楠傳：然則中庸一書，非全無所據。

昔賢先聖之立教如斯，其影響於後世者，自屬無限。故論道則貴中，朱子文集（卷六十七）已發宋發說云：「中，即道也。道無不中，故以中形道。」斯其徵也。

宋元學案（卷四十八）引朱子中和說云：「凡感之而通，觸之而覺，蓋有渾然全體，應物而不窮者，此乃天命流行，生生不息之機。夫豈別有一物，限於一時，拘於一地，而可謂之中哉！」意同。
即論人，亦未嘗不貴中也。左傳（成十三年）載：「劉子曰：『吾聞之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』所謂命也。」班氏漢書五行志引之，師古注云：「劉子，謂康公也，中謂中和之氣。」謂人爲受生和之氣而中，此其徵也。

即論政，亦未嘗不主中也。大戴記（三十九）主言篇云：「昔者，舜左禹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夫政之不中，君之過也。政之既中，令之不行，職事者之罪也。」法言先知篇云：「立政鼓衆，動化天下，莫尚於中和。」申鑒政體篇云：「惟修六則，以立道經。一曰中，二曰和，三曰正，四曰公，五曰誠，六

曰通，以天道作中，以地道作和，以仁道作正，以事物作公，以身極作誠，以變數作通。——此其徵也。

漢書（卷四）文紀：「細大之義，吾未能得其中。」

漢書（卷九）元紀：「至今有司執政，未得其中；施與禁切，未合民心。暴猛之俗彌長，和睦之

道日衰。」

漢書（卷十）成記：「朕涉道日寡，舉錯不中。乃日蝕地震，朕甚懼焉。」

漢書（七十八）蕭望之傳：「塞邪枉之淺蹊，亂中庸之常政。」

漢書（八十一）張禹傳：「禹與（王）鳳並領尚書，內不自安，數病上書乞骸骨，欲退避。上

報曰：「朕以幼年執政，萬幾懼失其中。」

漢書（八十三）薛宣傳：「允執聖道，刑罰唯中。」

漢書（九十九上）王莽傳：「尋舊本道，遵術重古，動而有成，事得厥中！」

先人之貴中如斯，後人推演，於是立身行事，涉物處世，胥皆以中爲貴。不爲矯枉過正之行，中也。

不貴一往無前之隨中也。蓋欲求其發而皆中節，則中也和也，自爲立身之達道。

朱子文集（六十七）中庸首章說云：「以其體而言之，則曰中。以其用而言之，則曰和。中者，天地之所以立也。故曰大本。和者，化育之所以行也。故曰達道。喜怒哀樂未發，則所謂中也。發而莫不中節，是則所謂和也。」所謂用者，蓋指立身爾。

行世之標的，

淮南子泰族訓：「聖人以仁義爲準繩，中之者謂之君子，不中者謂之小人。」
論議之指歸，

漢書（五十三）河間獻王傳：「武帝時，獻王來朝，獻雅樂，對三雍宮，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，其對，推道術而言，得事之中。」所謂得事之中，其後則演爲如此之謬論。如耿介「嘗與湯斌書，以爲道本中庸，作不得一些聰明，執不得一些意見，逞不得一些精采，斌然其言。」（清史列傳六十）
六耿介傳）此真論議貴中之謬論矣。

積此諸等教訓，國人之腦際，遂無形而至於惟中是阿，此中流弊，自不容諱。漢書（三十）藝文志云：「故諺曰：『有病不治，常得中醫。』」諺言云云，則不藥中醫之謬論，固非始於漢也。其在於清，

則又有凡事八分之論，古今人其揆一也。

錢泳履園叢話（卷七）云：「風雨不可無也，過則爲狂風淫雨。故凡人處事，不可過之，只須做到八分。若十分便過矣。如必欲做到恰好處，非真有學問者不能。」（凡事做到八分條）

英人羅素論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云：「愛調和與順從公意，從這兩點看來，中國的國民性，竟是和英國人一樣。雙方衝突，弄到兇殘的結局，這是希有的事情。清帝的待遇，就是一個榜樣（案羅氏著此論時，清室優待條件，尙未取消。）西方的國家，變成共和國之後，照例總是要把廢帝，斬去首級的；否則至少總要把他逐出國外。可是，中國人卻依舊讓那皇帝，稱着尊號，住著美麗的皇宮，養着大隊的太監。以外，每年倒反要給數百萬元的優待費。那清帝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子，現在平平穩穩地，住在紫禁城內。有一次國內適有內戰，他就乘機恢復皇位，後來雖曾廢黜，卻始終沒受着懲戒呢。」（東方誌十九卷一號）羅氏所言，意見於詞。實則允執厥中之流弊，非特西人知之，國人固亦知之，故洪亮吉非胡廣之中庸。

案范書胡廣傳云：「京師諺曰，萬事不理問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」（後漢書七十四）故

亮吉薄之：「亮吉亢慨有志節，自稱性褊急，不能容物。好古人褊奇之行，每惡胡廣中庸，不悅孔光張禹之爲人。」（清史列傳六十九亮吉傳）

曾國藩作陳岱雲妻墓志銘，亦云：「道衰俗敝，舉世方尙中庸之說。聞激烈之行，則訾其過中，或以罔濟尼之。其果不濟，則大快姦者之口。夫忠臣孝子，豈必一一求有濟哉？勢窮計迫，義不反顧，效死而已矣。其濟天也；其不濟，於吾心無遺憾焉。」（曾文正文集卷三）國藩於天旋地覆之際，指斥列聖先賢相傳之中，言之有餘，恫矣。

近人有名丐尊者，斥中尤烈，著誤用的折中云：「從小讀過中庸的中國人，有一種傳統的思想與習慣。凡遇着正反二面的東西，都把他保藏起來，或折中起來。已經用白話文了，有的學校同時正教着古文。已經改用陽曆了，陰曆還在那裏被人沿用。已經國體共和了，皇帝還依然住在北京。討價一千，還價五百。再不行，就用七百五十的折中數目來折中。不但買賣上如此，甚麼調停，甚麼妥協，都是折中的別名，中國真不愧爲中國啊。」（東方誌十七卷十二號）

然亦有人主張，以爲中之教訓，由來已久。故「由體性上之中庸，而影響及精神文明上之中庸；

因精神文明上之中庸，而影響及物質文明上之中庸。」因而對於中字，致其贊許，此亦足以備一說：

國風半月刊（第八期）劉成著人種學觀點下之中國民族云：「吾國人種，在體性方面，非但不低劣，且優點甚多。在演化程級中，可佔優越之地位，此事實昭示如此，非故作唯心之論，以安慰國人者。再細察前列事實，吾國人種中所呈現之顯著特點，即多居中庸之數，不偏極端。吾國精神文明，物質文明，固多行中庸之道。經先聖之提倡，而深入人心。不圖體性方面，亦顯現中庸之道，斯可謂巧合者矣。非然者，則必因體性上之中庸，而影響及精神文明上之中庸。因精神文明上之中庸，而影響及物質文明上之中庸。由統計學言之，中庸為數之中，可為全體平均之代表。生物界之中庸者，乃擅兩端之長。可為羣衆之代表。吾國人之體性，經悠久之演化，汰劣留良，得此多數中庸之優點，不亦重可寶歟？」

考體性上之中庸，原因由於吾國民族之血統，混合同化已久。有如五胡亂華之時，則深目高鼻之種入：

晉書（百六）石勒載記：「冉閔躬率趙人，誅諸胡羯，無貴賤男女少長，皆斬之。死者二十餘

萬尸諸城外……於時高鼻多鬚，至有濫死者半。」

北史（九十七）于闐傳：「自高昌以西，諸國人等，深目高鼻，惟此一國，貌不甚胡，頗類華夏。」然則在五胡亂華之時，高鼻多鬚之新民族，且有加入者，奚問其他？

兩宋微弱之時，則遼金之新血滲

朱彝尊曰：下舊聞（卷十八補遺頁三）云：「契丹主鴻基，以白金數百兩，鑄兩佛像，銘其背曰：願後世生中國。」此則遼人傾向中國之深焉。

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（卷二十八）建炎三年秋：「金元帥府禁民漢服，又下令髡髮，不如式者殺之。」是初期金人於中國，尙故示異趨然。及金之季，陳亮已謂：「昔者金人，草居野處，往來無常……今也，城郭宮室，政教號令，一切不異於中國。」（宋史四三六亮傳）則金人已華化也。

金圖經云：「金本無宗廟，不修祭祀，自平遼後，所用執政大臣皆漢人，往往說天子之孝，在尊祖；尊祖在宗廟，金主多開悟。」（日下舊聞卷三引）

其後蒙古併於中國。

明律（卷六）蒙古色目人婚姻條：「凡蒙古色目人，聽與中國人爲婚姻，不許本類自相嫁娶，遠者杖八十，男女入官爲奴。」注：胡元入中國，其種類散處天下者，難以遽絕。故凡蒙古及色目人，聽與中國人相嫁娶爲婚姻，不許蒙古及色目之自相嫁娶。如本類中遠律自相嫁娶者，兩家主婚，杖八十。所嫁娶之男女，俱入官，男爲奴，女爲婢……夫本類嫁娶者，恐其種類日滋也。——此可謂蒙古血統之法定加入。

滿洲混於中國。

清時，滿漢通姻，雖未法令開放。按昭槤嘯亭雜錄（卷七宗室小考）曰：「乾隆中，嘗召見宗室寧盛額，不能以國語應對。上以清語爲國家根本，而宗室貴胄，至有不能語者，攸關風俗甚重。因增應封宗室，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之小考，于十月中，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，親爲考試清語弓馬。」則言語已混同焉。雍正十二年上諭：「我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，原以捍衛地方，申明武備。其歷來所定規條，俱屬盡善，無可更張。乃近有以一二事，瀆陳朕前者，一則稱駐防兵丁子弟，宜准

其各省鄉試。獨不思國家設立駐防弁兵，原令其持戈荷戟，備干城之選；非令其攻習文墨，與文人學士爭名場屋也。」（雍正東華錄卷十頁十二）則風俗已混同焉。乾隆二十年上諭：「近日滿洲熏染漢習，每思以文墨見長。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，殊屬惡習。夫棄滿洲之舊業，以求附於文人學士，不知其所學者，並未造於漢人堂奧，而反爲漢人所竊笑也。」（乾隆東華錄卷二十頁二十一）則文學已混同焉。世安得而尙有滿洲人，如日本人所持者乎？

江漢不辭細流，故能成其爲大。體性上之中庸，其來歷不過如斯。至如精明明文明上之中庸，往而不窮其極，行而不極其原，徘徊於兩端之間，躑躅於多歧之域，「中」之云云，除代表歷史久遠以外，似無可取之處。況當家國多難之日，國運中微之時，尤無取焉。然則中國之「中」字之可貴，非在乎「中」字本身之可貴，而在孕育此「中」字之歷史，悠遠可貴。董仲舒云：「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。」

（漢書五十六仲舒傳）吾所以論中者，蓋猶此意云爾！

二 地域的中國解與文化的中國解

雖然，中國兩字之與「中」，固有關係。然揆其朔也，則中國之得名，甚非全以中字可貴而然者。何則？中國兩字，由來久矣。尋其名實，蓋數變也！

其一，中國者，蓋指京師也。

詩（十七之四）民勞云：「民亦勞止，迄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民亦勞止，迄可小息。惠此京師，以綏四國。」毛氏傳：「中國，京師也。四方，諸夏也。」正義：「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，故知中國謂京師，四方謂諸夏。以中國對四夷，則諸夏亦爲中國，言各有對，故不同也。」詩（二十之四）商頌殷武云：「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」箋：「極，中也。商邑之禮俗翼翼，可則可效，乃四方之中正也。」——此實古訓，詩傳以外，尚有餘跡可尋！

史記（五帝本紀）云：「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」裴氏集解云：「帝王所都爲中，故曰

中國。」

漢書（五十二）韓安國傳注：「謂京師爲中，猶言中國也。」

揚雄解嘲：「天下既定，兵革已平。都於洛陽，冀敬委輅脫輓，掉三寸之舌，建不拔之策，舉中國，舉之長安，適也。」（據漢書八十七揚雄傳下）師古注云：「中國謂京師。」

其二，中國者，蓋指國中也。

孟子公孫丑下篇云：「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。」趙岐注：「王欲於國中爲孟子授室，此其徵也。」其三，中國者，蓋指王畿也。

周官大司寇：「凡害人者，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，以明刑恥之，其能改過，反於中國，不齒三年。」

鄭氏注：「反於中國，謂反之舍於故鄉里也。」鄉里者，王畿以內之地爾。孫仲容之言可徵也。

孫詒讓周禮正義（卷六十六）「俞樾云：「中國者，國中也。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：非中國之禽也。哀十四年傳云：非中國之獸也。國語吳語云：必不須至之會也，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。凡言中國者，猶並國中也。」案俞說是也。鄭意此「反中國」，對出圜土言之，謂罷民本所居鄉里，猶國

色之中也。鄉里卽六鄉之里，六鄉與城郭地相比。故經云中國，鄭卽以鄉里釋之。蓋卿士六卿之獄，在國中；園土雖與獄異，亦當於國中爲之。中國猶言國中，謂舍出園土，任其往來於國中。可知鄭注以中國爲鄉里，而鄉里實等於近畿也。

其四，中國者，蓋指三河也。

史記（一二九）貨殖傳：「昔唐人都河東，殷人都河內，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，王者所更居也。」俞正燮因之，謂中國指三河之內，有是哉其言已。

俞正燮癸巳類稿（卷三）舜之中國義云：「孟子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天下歸舜禹。故孟子史記本紀，皆言舜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。然後之中國者，孟子解避之之義。言先在南河之南，在河外也。堯都平陽，舜自都蒲阪，禹自都安邑。中國謂三河之內，自有所居，不于前天子之都。」

其五，中國者，蓋指冀州也。

顧炎武日知錄（卷二）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云：「古之天子，常居冀州。後人因之，遂以冀州爲

中國之地。楚辭九歌，覽冀州兮有餘。淮南子，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。路史云：中國總謂之冀州，穀梁傳（桓五年）曰：鄭同姓之國也，在乎冀州。原注：「冀州者，天下之中州，唐虞夏殷皆都焉。」

胡渭禹貢錐指（卷三）云：「渭案九歌云，覽冀州兮有餘，橫四海兮無窮。」淮南子云：「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。」又曰：「正中冀州曰中土。」則號中國爲冀州也。蓋引申顧說。

其六，中國者，蓋指今日之華北也。

孟子萬婁下篇：「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，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載。得志行於中國，若合符節。」滕文公上篇：「陳良，楚產也。悅周公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梁惠王上篇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。」——孟子論中國者三，皆明明以中國爲北方。史記封禪書：「燕代自河山而南者，中國。」正義：「河，黃河也。山，華山也。從華山及黃河以南，爲中國也。」（史記二十七）史記楚世家：「秦爲大鳥，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……垂頭中國。」索隱：「言欲吞山東。」（史記四〇）此均以華北訓中國者。而孔子世家，言之尤明：「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

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」（史記四七孔子世家）所云中國言六藝者，就孔子弟子而論，可知中國之爲北方矣。

陶宗儀輟耕錄（二十二）聖學弟子條：「孔子弟子姓氏，見之家語論語史記諸書。金華張君孟兼，稽考異同，集爲章句，以便記誦，亦古急就之義也。其文曰：伊昔聖門，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藝，七十二人。德行著稱，顏回子淵，冉耕伯牛，閔損子騫，及冉雍仲弓，爲四科之先。宰予子我（以上並魯人），端木賜子貢（衛人），言語是稱。賜言多中，乃多材藝。仲由季路（陳人），冉求子有（魯人），政事並著。孰可方駕，魯參子輿，純孝全歸。又點子皙，詠沂舞雩，回父無繇（以上並魯人），仲由同字。有公皙哀（齊人），字以季次，縣成子祺，左郢子行（以上並魯人）。樂欬顏噲，同字子聲，其字子羽，澹臺滅明（以上並魯人）。子之是字，公祖句茲。其有秦非，亦字子之。孔忠子蔑叔，仲會子期，乃子旗字者，粵巫馬施。顏之僕子叔，申棖子績，商瞿子木（以上並魯人）。蘧瑗伯玉（衛人），有若子有，公伯寮子周（以上並魯人）。其申黨者，止字曰周。司馬犁耕（宋人），乃字子牛。顓孫師子張（陳人），公冶子之長（齊人），一字子禽。其陳亢子亢（陳人），名而不字。唯句井疆，高柴

子羔（以上並衛人），公肩定子中，南宮括，子容（魯人），薛邦子從（亡），公西蒧（魯人）及公西與如（亡）字子上同。穰駟赤子徒（秦人），子潔子庸（衛人），漆雕開（魯人），琴牢，子開字同。宓不齊子賤（以上並衛人），步叔乘子車（齊人），其漆雕哆，邾戾，子斂字俱（以上並魯人）。粵梁鱣者，其字子魚（齊人）。秦祖子南（秦人），燕伋（亡），樊須子遲（魯人），亦有后處，字以里之（亡）。原憲（魯人）同字子思，鄭國榮旂，字子徒。子祺，公首，夏子乘，施之常，子恆（以上並上）。公良孺子正（陳人），冉孺子魯，冉季子產，字子柳者，顏幸（以上並魯人）。字子象者，縣廩石作蜀子明（以上並亡），公孫龍子石（楚人），商澤子季，奚容蒧子皙，罕父黑子索，其原亢籍，仍字子籍（以上並亡）。字子丕者，曰惟秦商（楚人）。秦冉字開，顏祖字襄（以上並亡）。任不齊子選（楚人），曹丘子循，漆雕徒父，字曰子文。顏高子驕，鄔單子家（以上並亡）。顏何子冉，公西赤子華（以上並魯人）。滌與多賢，升堂入室。慨舉世之所傳，名固踰乎七十。乃稽紀傳，尙遺其實。家語史遷所錄不一。觀乎孔子弟子之多，北人可知。中國言六藝者之「中國」實指今日之華北云。

又據朱彝尊孔子弟子考（曝書亭集卷五十六）列孔子弟子國籍於下：

魯國：秦商、顏無繇、曾点、閔損、冉雍、冉求、商瞿、顏回、有若、樊須、澹臺滅明、宓不齊、公西赤、曾參、顏幸、冉孺、伯虔、顏高、叔孫會、冉耕、宰予、南宮縚、公祖句茲、公西蒧、冉季、左人郢、商澤、榮期、顏噲、公肩定、秦非、漆雕徒父、公夏守、邾巽、施子常、顏之僕、樂欬、孔忠、漆雕哆、縣成、顏相、公伯寮、顏何、孺悲、左丘明、林放、子服景伯。

齊國：梁鱣、商柴、公皙哀、公西輿、后子處、步叔乘、顏涿聚。

衛國：端木賜、卜商、琴牢、奚容蒧、狄黑、句井疆、惠叔闌。

蔡國：漆雕開、曹卣。

楚國：公孫龍（家語曰衛人）任不齊。

秦國：秦祖、壤駟赤。

木國：仲由。

宋國：原憲。

二 地域的中國解與文化的中國解

吳國言偃。

鄭國鄭國。

薛國薛子邦。

右所列孔子弟子，以齊魯衛爲最衆，亦可以爲「中國學六藝者」之「中國」略參一解。

上所述者，已得六義。閻若璩四書釋地（三續）云：「帝堯本紀」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

焉。」劉熙注曰：「帝王所都爲中，故曰中國。」注精絕，當補入孟子。「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，」

當如致爲臣章注：「中國，當國之中也。」以注方與下中國別，又中國爲諸夏稱，而中國之義，凡有

三（夫然後之中國條）吾文視閻氏廣矣。

積此六義，可得綜觀。知中國兩字，在未涵今日的意義以前，嘗指國都矣，嘗指國中矣，嘗指王畿

矣，嘗指三河矣。——然嚴格言之，四義皆非專名。其指冀州者，則稍稍近於地域之專名，而要以華北

一義發生之時期較後，沿用之時期稍久，涵賅之意義稍廣，略有等似於今日所指之中原。觀乎中國

兩字，名義之逐次奠定，內容之逐次放大，不難於斯六義之演變而推知之也。

自漢以後，以中國指北方者，尙有人在，錄一二則：

裴松之注蜀志諸葛亮傳引袁子曰：「諸葛亮始出隴右，南安，天水，安定三郡，人反應之。若亮速進，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。」（蜀志卷五注）然則所謂中國者，蓋指華北之魏。

晉書（五十八）周總傳云：「時中國亡官，失守之士，避亂來者，多居顯位。駕馭吳人，吳人多怨。」則中國猶與中原不殊。

顏師古云：「今中國通呼爲蠻子，吳楚俗謂之誌。」（漢書一高紀注）

然曷爲乎由「京師」之中國，「國中」之中國，「王畿」之中國，「三河」之中國，進而爲「冀州」之中國，「華北」之中國，又馴而爲如今日之中國乎？——思惟之以求答案，當由中國爲一美名，中字爲一美字。猶吾今日之孩提，不願自居於洋人，而偏自愛居於中國人，蓋先秦兩漢，當有如斯觀念。故使國都以外之人，自願附於中國；國中以外之人，自願附於中國；王畿以外之人，自願附於中國；三河以外之人，自願附於中國；冀州以外之人，自願附於中國；馴假而華北以外之人，亦自願附於中國。蓋訓中國爲中央之國，其名已美。

韓非初見秦第一：「趙氏，中央之國也，雜民所居也，趙居邯鄲，燕之南，齊之西，魏之北，韓之東，故曰中央。」

況夷考前史，自來言中國與地域之關係，雖有以上六說之或異，而謂中國爲至佳至美，無以復上之地區，則故訓初無二致。如趙策記公子成語，則訓中國爲遠方之所觀赴，蠻夷之所義行，以中國爲美名，一也。

國策趙策（二）「武靈王遂胡服……使王緹告公子成曰：寡人胡服，將以朝也，亦欲叔之服之也……公子成再拜曰：臣固聞王之胡服也，臣不佞，寢疾，未能趨走，是以不先進也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，臣聞之，中國者，蓋聰明叡知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聖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遂人之心，畔學者，離中國，臣願大王圖之也。使者報王，王曰：「……夫服者所以便事也，禮者所以便事也，剪髮文身，錯臂交衽，甌越之民也。黑齒雕題，鯁冠絺縫，大吳之國也……儒者一師而俗異，中國同禮而教異，況於山谷之便乎？」」

故書訓中國，又有訓中國爲中夏之國者，蓋亦有美意者存。漢書（二十七）五行志（下之下）云：「中國者，中夏之國也。」公羊（成十五年）謂「中國之外有諸夏，諸夏之外有夷狄。」然求諸說文：「蠻，中國之人也。」段注：「以別於北方狄，東方貉，南方蠻，西方羌，西南焦僥，東方夷也。夏，引伸之義，爲大也。」（說文解字五下）然則就國言之而爲中，就人言之而爲夏，冠履相當，執夏爲華大之故訓，則中國爲美名，二也。

書舜典「蠻夷猾夏，」正義：「夏，訓大也。中國有文章光華禮儀之大，定十年左傳云：「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」是中國爲華夏也。」

又有訓中國爲廣大者，則中國爲美名，三也。

史記（一一〇）匈奴傳：「彼已將率，席中國廣大氣，因以決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」又如劉歆說，畫象中國，夜象夷狄。揚雄說，中於天地者，爲中國。以中國爲光明，以中國爲惟一人類所萃之地，要之皆以中國爲雍容華貴之區，至高無上之域，則中國爲美名，四也。

史記（一一七）司馬相如傳：「蓋聞中國有至仁焉，德洋而恩溥，物靡不得其所。」

漢書（二十七下之下）五行志：「劉歆曰：晝象中國，夜象夷狄。」

揚雄法言（卷三）問道篇：「或問八荒之禮。禮也，樂也，孰是？曰：殷之以中國（殷，正也）或曰：孰爲中國？曰：五政之所加，七賦之所養，中於天地者爲中國。過此而往，人乎哉？（八荒之外，聖人以禽獸畜之）」

其在兩漢以後，則中國之雍容華貴之程度愈增。故或謂中國爲才智之徒之薈萃：

魏志（卷一）漢建安十九年：「安定太守丹丘興將之官，公（曹公）戒之曰：羌胡欲與中國通，自當遣人來，慎勿遣人往。善人難得，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，因欲以自利。」

魏書（二十一上）廣陵王傳：「朕爲天子，何假中原，欲令卿等子孫，博見多知，若永居恆北，值不好文，主卿等子孫，不免面牆也！」案此指孝文帝自平城從都洛陽事。可知當日外族，視洛陽爲何如？

後魏楊銜之著洛陽伽藍記，亦謂商胡販客，樂中國之風，因而盛贊中國之繁榮，煊染襯托，情見乎詞。

洛陽伽藍記（卷三）龍華寺條：「伊洛之間，夾御道有四夷館，道東有四館，一曰金陵，二曰燕然，三曰扶桑，四曰崦嵫……自葱嶺以西，至於大秦，百國千城，莫不款附。商胡販客，日奔塞下。所謂盡天地之區，樂中國之風，因而宅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附化之民，萬有餘家。門巷修整，闔閭填列，青槐蔭陌，綠柳垂庭。」

可知魏晉時代以後的中國，地域固大於昔日之所指，而文化美稱之意義，則與古人不殊。過此以往，如隋煬帝常誇中國之盛，以示諸夷：

隋書（六十七）裴矩傳：「帝西巡，次燕支山。高昌王伊吾設等，及西蕃胡二十七國，謁於道左，皆令佩金玉，被錦罽，焚香奏樂，歌儷誼噪。復令武威張掖，士女盛飾縱觀。騎乘填咽，周亙數十里，以示中國之盛。帝見之大悅。」

至爲中國豐饒，酒食例不取直之豪語。

通鑑（一百八十一）大業六年：「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，帝許之。先命整飾，店肆如一。盛設帷帳，珍貨充積。人物華盛，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。胡客或過酒食店，悉令邀延就座，醉飽而散，不取

其直。給之曰：「中國豐饒，酒食例不取直；」胡客皆驚歎！

凡斯諸義，實爲一貫，然與訓中國爲國都者，爲王畿者，爲國中者，爲冀州者，爲華北者，其命論之起點不同。蓋訓中國爲國都等等者，全由地理上的觀點；至於訓中國爲蠻夷之所義行，訓中國爲中夏，訓中國爲廣大，訓中國爲雍容華貴之區，則全由於文化之觀點，因此可知中國二字，實含地理的文化的兩義也！

章炳麟太炎文別錄（卷一）中華民國解云：「今有爲金鐵主義者，曰：中國云者，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。中華云者，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。卽此而言，中華之一名字，不厯非一地域之國名，兼亦非一血統之種名，乃爲文化之族名。故春秋之義，無論同姓之魯衛，異姓之齊宋，非種之楚越，中國可以退爲夷狄，夷狄可以進爲中國。專以禮教爲標準，而無有親疎之別。其後經數千年，混雜數千百人種，而其稱中華如故。以此推之，華之所以爲華，以文化言，可決知也。」炳麟引客言，而又繼之以批駁，似不以此說爲然。余謂此說甚確，蓋謂中國以文化成，具有的徵，惟中國之地理上的意義，亦逐次完成，則彼未之詳耳。

三 先秦之中國與蠻夷

然無論中國作文化解，中國作地域解，先秦時，此兩解之中國，固未全然型成。而地域之狹，更可想見。夏商之世，固無論已，但觀賈捐之之云，即可知其大略。

漢書（六十四）賈捐之傳：「以三聖（堯、舜、禹）之德，地方不過數千里，西被流沙，東漸於海，朔南暨，聲教訖於四海。欲與聲教則治之，不欲治者不彊治也。故君臣歌德，含氣之物，各得其宜。武丁成王，殷周之大仁也，然地東不過江黃，西不過氐羌，南不過蠻荆，北不過朔方。是以頌聲並作，視聽之類，咸樂其生。」

故周易及毛詩，雖云殷高宗代鬼方，說者以為即今之貴州。然案班書（八十一）匡衡傳：「成湯建至治，保子孫，化異俗而懷鬼方。」應劭注：「鬼方者，遠方也。」則鬼方固非地名，而何殷人勢力遠抵貴州之可云。

周易既濟（九三爻辭）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」漢書（六十四）嚴助傳同。

詩大雅（蕩之什）「咨咨女殷商，女包然于中國，斂怨以爲德；咨咨女殷商，如蝸如蟻，如沸

如羹，小大近喪，人尙乎由行，內爨于中國，覃及鬼方。」

殷時之中國，且莫論；卽周世中國地，洪容齋論之曰：「成周之世，中國之地最狹。以今地理考之，

吳越楚蜀閩，皆爲蠻。淮南爲羣舒，秦爲戎，河北真定中山之境，乃鮮虞肥鼓國。河東之境，有赤狄黑氏，

留吁鋒宸潞國。洛陽爲王城，而有揚距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戎。京東有萊牟介莒，皆夷也。杞都雍丘，

今汴之屬邑，亦用夷禮。邾近於魯，亦曰夷。其中國，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。通不過數十州，蓋於中

國，特五分之一耳。」（容齋隨筆卷五）

洪氏所云，亦見稗海所收宋永亨搜采異聞錄（卷一頁三）。

洪氏言古中國之疆域，近是矣，然未盡也。以今考之，洪氏所謂晉衛等國，固未必全然中國化也。

左閔二年，載衛懿公以好鶴故，見亡於狄。又載晉獻公遣太子申生代東山臯落氏，是晉衛邊

圍，並未全然中國化可知。

左傳襄公十四年，載戎子駒支語范宣子曰：「我諸戎飲食衣服，不與華同。贄幣不通，言語不達，何患之能爲？」此晉非全然中國之徵焉。卽齊魯稱舊邦，然觀伯禽報政，更俗榮化；太公報政，禮從其俗言之，則齊魯之地，與周天子所直統之中國，豈不有間？

史記（三十三）魯世家：「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，三年而後報政，周公曰：「何遲也？」伯禽曰：「變其俗，革其禮，喪三年，然後除之，故遲。」太公亦封於齊，五月而後報政，周公曰：「何疾也？」曰：「吾簡其君臣，禮從其俗爲也。」可徵齊魯之間，周初未全中國化也。

可知周世中國，所被未廣。論其幅員，與今相比，範圍之廣狹，原有不同！

自今考之，則楚非中國也。

史記（四〇）楚世家：「當周夷王之時，王室微，諸侯或不朝相伐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，乃與兵伐庸。熊渠曰：「吾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諡。」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蠻之地。」成王惲元年，初卽位，布德施惠，結舊好於諸侯，使人獻天子，天子賜胙曰：「鎮爾南方，夷越之亂，毋侵中國。」於是楚地千里。」漢書（二十七）五行志云：「成公時

楚橫行中國。又云：「鄭叛於中國而附楚。」又云：「是時，中國齊晉，南夷吳楚爲強。」師古注：「中國則齊晉爲強，南夷吳楚爲彊。」楚之爲夷，春秋時蓋昭昭然。

朱彝尊曝書亭集（三十八）張君詩跋：「昔之采風者，不遺邶鄘曹檜，而吳楚大邦，不錄於輶軒之使。後百六十年，屈宋唐景，楚風代興。若夫吳以延陵季子之知樂，子言子之文學，宜其有詩，而竟無傳焉。豈非山川清淑之氣，有時而發，後先固不可強也。」

楚非中國，而處楚之背者，更非中國。楚語（上）云：「士亶曰：若民煩，可教訓，蠻夷戎狄，其不賓也久矣。中國所不能用也。」然則非中國之楚，雖可勉強自居於中國，而「非中國」之繞楚者，實繁有徒！

後漢書南蠻傳，宣王中興，乃命方叔，南伐蠻方。案詩小雅采芣，爲宣王南征之詩。漢書韋玄成傳，陳湯傳，賈捐之傳，並引之。捐之引「蠢爾蠻荆，大邦爲仇」而說之云：「聖人起則後服，中國衰則先叛，動爲國家難，自古而患之久矣。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。」是以蠻荆爲荆楚，國語晉叔向亦曰：「楚爲荆蠻。」漢書地理志，又曰：「周封熊繹於荆蠻，爲楚子。」說詩者，遂以宣王征蠻，

爲奮伐荆楚。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楚世家當宣王世，楚未猾夏。則竹書記年宣王五年秋八月，方叔帥師伐荆蠻，未必專征楚國。范書李膺傳稱馮緄前討蠻荆，均吉甫之功。章懷注云：「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，故以比之。」蓋楚在荊州蠻服，猶晉之介於并州戎間。晉苦於戎，而楚亦病蠻也。（錄陳漢章上古史下冊頁八。）然則宣王征蠻亦征處於楚境之蠻耳，非竟征楚也。楚非中國，而吳亦非中國也。

公羊襄（二十九年）云：「吳子使扎來聘。吳無君，無大夫，此何以有君，有大夫？賢季子也。何賢季子，讓國也……春秋賢者不名，此何以名？許夷狄者，不一而足也。」越絕書（三吳內傳）曰：「吳何以稱人乎，夷狄之也……郢者何，楚王治處也。吳師何以稱人，稱人，賤之也。」尸子廣澤篇：「夫吳越之國，以臣妾爲殉，中國聞而誹之。」說苑奉使篇：「晏子使吳，吳王曰：寡人得容僻陋蠻夷之鄉，史記吳世家：「自太伯作吳，五世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後爲二。其一虞，在中國。其一吳，爲蠻夷。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，中國之虞滅，二世而夷蠻之吳與……太史公曰：余讀春秋古文，乃知中國之虞，與荆蠻、句吳，兄弟也。」（史記三十一）則吳之爲蠻夷也，豈不甚明。

日知錄（卷三）楚吳三國無詩云：「吳楚之無詩，以其僭王而刪之歟？非也。楚之先，熊釋僻在荆蠻，蕞路藍縷以處草莽，唯是挑弧棘矢，以禦王事，而周無分器。（原注左昭十二傳）岐陽之盟，楚爲荆蠻，置茅蕝，設望表，與鮮牟守燎，而不與盟（原注晉語）是亦無詩之可采矣。況於吳，自壽夢以前，未通中國者乎？滕薛之無詩，微也。若乃虢郟皆爲鄭滅，而虢獨無詩。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，而蔡獨無詩。有司失其傳爾。」然則吳楚之無詩，殆以其不屬中國故耶？

漢書（二十七下之上）五行志：「吳敗中國，殺二君。」此蓋追書春秋時代之說法。然吳之有異於中國，則班史非無所乘。考史記（八十三）鄒陽傳云：「謀勁吳，伯中國。」淮南傳云：「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，復不朝，王四郡之衆，地方數千里，內鑄銷銅以爲錢，東煮海水以爲鹽，上取江陵木爲船，一船之載，當中國數十兩車。」（史記一一八）漢書（五十一）枚乘傳云：「夫吳有諸侯之位，而實富於天子，有隱匿之名，而居過於中國。」然則在漢時，吳與中國，尙對舉成文也。吳非中國，而越亦非中國也。

史記（一二八）貨殖傳：「昔者越王句踐，困於會稽之上，乃用范蠡計然……修之十年，國富。」

厚賂戰士，士赴矢石，如渴得飲，遂報彊兵，觀兵中國，稱號五霸！列子天瑞篇「程，中國謂之豹，越人謂之貉。」莊子逍遙游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」郭象注「宋，今梁國睢陽縣；越，今會稽山陰縣。」然則越固非中國已。

史記（六十七）仲尼弟子子貢傳「子貢之越，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，而問曰：此蠻夷之國，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？」則越王自承爲蠻夷也。

越之支有閩、越、東甌，史記以爲「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。」（史記一一四東越傳）其是非且莫論。然兩漢之時，東甌與閩越固列於中國之外者。

漢書（六十四）嚴助傳閩越舉兵攻東甌，東甌告急於漢，時武帝年未二十，以問太尉田蚡。蚡以爲越人相攻擊，其常事，又數反覆，不足煩中國往救也……淮南王安上書諫曰……越，方外之地，削髮文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夷理也。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與受正朔，非強勿能服，威勿能制也。以爲不居之地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煩中國也。故古者封內甸服，封外侯服，侯衛賓服，蠻夷要服，戎狄荒服，遠近勢異也。自漢初定以來，七十二年，吳越人相攻擊者，不可勝數。然天子未嘗舉

兵而入其地也。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據谿谷之間，篁竹之中，習於水關，便於用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險。中國之人，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，雖百不當其一。得其地，不可郡縣也；攻之，不可暴取也。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，相去不過寸數，而間或數百千里，阻險林叢，勿能盡著，視之若易，行之甚艱……越人名爲藩臣，貢酎之奉，不輸大內；一卒之用，不給上事，自相攻擊，而陛下發兵救之，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。然則武帝之時，越人尙爲蠻夷歟？

越非中國，而巴蜀亦非中國也。

史記（七〇）張儀傳記張儀曰：「……今夫蜀，西僻之國，而戎翟之倫也。敵兵勞衆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爲利。臣聞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今三川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爭也。願爭於戎翟，去王業遠矣……司馬錯曰：不然……夫蜀，西僻之國也，而戎翟之長也。有桀紂之亂，以秦攻之，譬猶使豺狼逐羣羊，得其地足以廣國，取其財足以富民。繕兵不動衆，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，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。」——然則，蜀在先秦之世，固顯然非中國也。

蜀非中國，西漢時猶然。史記（一一七）司馬相如傳：「告巴蜀失守，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。」

矣。時侵犯邊境，勞士大夫，陛下卽位，存撫天下，輯安中國，然後興師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單于怖駭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請和。康居西域，重譯請朝，稽首來享。移師東指，閩越相誅，右弔番禺，太子入朝，南夷之君，西僉之長，常效貢職，不敢怠惰。可知相如時，固猶以巴蜀閩越南越西南夷與匈奴同科焉。

其尤可異者，則燕爲召公所封之國，宜乎純然中國，而荆軻之見秦王也，偕有「燕國勇士秦舞陽。」軻將刺王，「舞陽色變，」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。」（史記八六刺客傳）然則燕固中國，而要亦與「非中國」相混雜乎？

蓋先秦之時，其曰中國者，魯其一也。

莊子（天下篇）曰：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詩以道意，書以道事，樂以樂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，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，時或稱而道之。」（史記儒林傳敘）

夫齊魯之間，於文學，自古以來，其天性也。魯爲中國，明甚。

魯之外，齊亦中國也。

齊策（三）淳于髡謂齊王曰：「故秦得齊，則權重於中國。趙魏楚得齊，則足以敵秦。」（說苑尊

賢篇云：「春秋之時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力政，皆叛不朝。衆暴寡，強劫弱，南夷與北狄交侵，中國不絕如線。桓公於是用管仲、鮑叔，救中國，攘夷狄。」——齊爲中國亦明甚。

古代之齊，蓋爲經濟中心所在。困學紀聞（卷十）云：「志謂齊俗彌侈，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，號爲冠帶，衣履天下。臨淄有服官。說苑墨子曰：錦繡絺紵，亂君之所造，其本皆興於齊景公。幸有晏子，以儉鎬之，幾不能勝。」史記（六十九）蘇秦傳：「臨淄之塗，車轂擊，人肩摩。連衽成帷，舉袂成幕。揮汗成雨，家殷人足。志高氣揚。」齊之盛可想。

且又爲文物中心也。漢書（八十八）儒林伏生傳云：「伏生求其書，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，卽以教於齊魯之間。齊魯間儒者，由此頗能言尙書。」是齊尤爲文化中心。

齊之外，則晉亦中國也。

國策（趙四）：「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。」公孫衍謂義渠君曰：「道遠，臣不得復過矣。」義渠君曰：「願聞之。」對曰：「中國無事於秦，則秦且燒燔君之國；中國爲有事於秦，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。」義渠君曰：「謹聞令。」居無何，五國伐秦。（秦策二）高誘注：「五國，齊、宋、趙、韓、魏。」

魏也。』則韓魏趙（三晉）爲中國也，甚明。

韓非子（存韓第二）「韓居中國，地不能滿千里。」此中國，亦指三晉。故史記（七十九）

范睢傳云：「今夫韓魏中國之處，而天下之樞也。」

晉之外，則宋亦中國也。

公羊傳（僖公二）「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霍，執宋公以伐宋。孰執之？楚子執之。曷爲不言楚子執之，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。」此則以楚爲蠻夷，而以宋爲中國也，亦明甚。

公羊所存，蓋古意也。史記（三十八）宋世家：「襄公之時，修行仁義，欲爲盟主，其大父正考父美之……襄公既敗於泓，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，褒之也。」

宋之外，則蔡亦中國也。

公羊傳（莊十年）「荆敗蔡師於莘，以蔡侯獻舞歸。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國，國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。蔡侯獻舞何以名絕？曷爲絕之？獲也。曷爲不言其獲，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。」此言蔡爲中國也。

蔡之外，則陳亦中國也。

穀梁傳（昭公九年）云：「陳火，國曰災，邑曰火，火不志。此何以志，閔陳而存之也。」漢書（二十七上）五行志釋之曰：「昭公八年十月，楚師滅陳，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，故復書陳火也。」

然當日蠻夷與中國實至混淆。衛稱中國矣，而史記稱之曰：「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，東至於衛，侵盜暴虐中國，中國苦之。」（史記一一〇）秦稱中國矣，史記則稱其羌人，「或在中國，或在夷狄。」

（史記五秦本紀）李斯諫逐客書亦謂：「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騫叔於宋，求丕豹、公孫支於晉，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繆公用之，并國二十，遂霸西戎。」（史記八十七李斯傳）燕稱中國矣，而燕王謝張儀曰：「寡人蠻夷僻處，雖大男子，裁如嬰兒，言不足以決正，謀不足以決事，今大客幸而教之，清奉社稷，西面而事秦。」（燕策一）蓋當日諸國中，自有中國蠻夷之別也。

左莊（三十一年）傳：「凡中國有四夷之功，則獻於王。王以警於四夷，中國則否，諸侯不相遺俘。」

宗周所在，尙有戎蠻薦處，他無論已。國語（鄭語）云：「桓公爲司徒，其得周衆，與東土之人，問

於史伯曰：「王室多故，吾懼及也。其何所可以逃死？」史伯對曰：「王室將卑，戎狄必昌，不可偪也。當成周時，南有荆蠻申、呂、應、鄧、陳、蔡，隨、唐，北有衛、燕、狄、鮮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，西有虞、虢、晉、隗、緡、魏、芮，東有齊、魯、趙、宋、滕、薛、鄒、葛，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，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。非親則頑，不可入也。」蓋當時王室之受四裔包圍也，尙如斯！

案史記（五）秦皇記謂平鎬之間，帝王之都，殆亦舉其大體然者。考左傳（僖二十二）云：「初，平王之東遷也，辛有適伊川，見被髮而祭於野者，曰：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，其禮先亡已。秋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。」此所謂陸渾之戎者，據左傳（宣三年）云：「楚子伐陸渾之戎，遂至於雒，觀兵於周疆。」是周都有陸渾之戎也。左傳（昭九年）又載詹桓伯云：「先王居櫛杌於四裔，以禦魑魅，故允姓之姦，居於瓜州。伯父惠公（晉惠）歸自秦，而誘以來，使偪我諸姬，入我郊甸。」是周之郊甸固有戎矣。後漢書（百十七）西羌傳云：「平王之末，周遂陵遲，戎逼諸夏，自隴山以東，及乎伊洛，往往有戎。於是渭道有狄、獯、邲、冀之戎，涇北有義渠之戎，洛川有大荔之戎，渭南有驪戎，伊洛間有揚、拒、泉、皋之戎，潁首以西，有蠻氏之戎。」可見一斑。

以今觀之，當時長安附近，尚有夷狄：

史記（四十四）魏世家：「武王之滅紂，而高封於畢，於是爲畢姓。其後絕封爲庶人，或在中國，或在夷狄。」（集解畢在長安西北。）

故胡謂禹貢錐指謂當時九州之內，有中國蠻夷之別。觀於「平丘之會，晉使叔向辭（魯）昭公，勿與盟。子服景伯曰：『晉信蠻夷，而棄兄弟。』韋昭注：『蠻夷莒人，兄弟魯也。』」（魯語下）則胡氏之語非虛。

禹貢錐指（例略頁三）：「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，謂之四海。四海之內，分爲九州。九州之中，制爲五服，以別其遠近。甸侯綏爲中國，要荒爲四夷。所謂弼成五服，至於五千者是也。五服之外，尚有餘地。亦是九州之域，所謂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長者是也。九州之外，夷狄戎蠻之地，不登版圖，不奉正朔。王者不以治治之，是爲四海。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。宋儒見他書所稱四海，有水言者，遂一切撥棄古訓，以四海爲海水。四夷爲外國。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，自有中國蠻夷之別。甸侯綏三服，則壤成賦之區，則爲中邦。要荒二服，爲夷爲蠻。」

胡氏但溯名義，未揆其實。其後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，始決然謂：「昔先王疆理天下，建置侯甸，而夷蠻戎狄，猶錯處內地。春秋之世，其見於經傳者，名號錯雜。」（春秋四裔表）蓋今之陝西、河南、山西、河北、山東諸省，則七戎實窟穴之。

春秋四裔表（春秋大事表三十九）「戎之別有七，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，曰驪戎。其在鳳翔者，曰犬戎……」

其在瓜州者，曰允姓之戎，遠莫知其所居。秦晉遷於中國，則曰陸渾之戎，今爲河南府嵩縣。又曰陰戎，又曰九州戎，又曰小戎，晉惠公舟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，逮惠公歸自秦，而誘以來，處之陸渾，世役於晉，亦曰姜戎，佐晉敗秦師於殽。自後無役不從，亦數與會盟。以其處晉陰地，謂之陰戎。昭公十七年，陸渾貳於楚，晉荀吳滅之，其餘服屬於晉者，謂之九州戎……

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，又有楊拒泉皋伊洛之戎。楊拒泉皋皆戎邑，王子帶曾召之，以伐京師。自秦晉遷陸渾，而此種寢微。後泉戎地入於周，爲前城，而文八年，公子遂因趙盾，盟伊洛之戎於暴。成六年，與陸渾蠻氏同受命於晉侵宋，則伊洛陸渾，並爲晉之內臣矣。

蠻氏亦戎別種，在汝州西南，亦名茅戎，以處茅津得名，在今解州之平陸。地頗遼遠，成之元年，主師嘗爲所敗。後屬晉，及哀公之世，晉執戎蠻子以畀楚，而楚之強，益不可制。

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，亦曰山戎。春秋初，嘗侵鄭，伐齊，已而又病燕。齊桓公因北伐山戎。襄四年，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，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者。

其別種又有在山東之曹縣，與蘭陽接壤者，經直曰戎，無名號。春秋初，屢與隱公會盟。隱九年，天王使凡伯來聘，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。所謂戎州，已氏之戎是也。

而山西陝西之間，又有三狄。晉語（二）云：「宰我謂其御曰：晉侯將死矣，景霍以爲城，汾河涑澮以爲渠，戎狄之民，實環之。」此語奚足以盡蓋長狄赤狄白狄，所謂三狄者，勢固披狂於晉魯齊間。春秋四裔表敘，狄之別有三，曰赤狄，曰白狄，曰長狄。

長狄兄弟三人，無種類。

而赤狄之種凡六，曰東山臯落氏，曰麇咎如，曰潞氏，曰甲氏，曰留吁，曰鐸辰。潞爲上黨之潞縣，處晉腹心，宣十五年，晉滅赤狄潞氏。明年，並滅甲氏留吁鐸辰。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縣。鐸辰在

潞安境。

白狄之種有三：其先與秦同州，在陝之延安，所謂西河之戎。其別種在今之真定、棗城、晉州者，曰鮮虞，曰肥，曰鼓。鮮虞最強，與晉數鬪爭，而肥、鼓俱爲晉所滅。

齊魯之間，則有萊也，介也，根牟也。

春秋四裔表敍：「東方之夷，曰萊，曰介，曰根牟，後萊併於齊，根牟滅於魯，不復見經。」

淮水之域，復有淮夷。

書禹貢：「淮夷蠙珠暨魚。」疏：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，獻此珠及魚也。

詩大雅蕩江漢：「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。匪安匪游，淮夷來求。」疏：「於時淮水之上，有夷不服；

王命其臣召公爲將，使將兵而往，平定淮夷，故美之也。」

書大誥序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。」

而湖南之域，江漢之間，則羣蠻在焉。

春秋大事表（三十九南蠻）：「春秋之世，楚境不能越洞庭而南，楚使對桓公言曰：「寡人

處南海，」特誇辭耳。故其時，蠻夷之在今湖南境者，皆係徼外，世服屬於楚，丹由自通，中國往往不能舉其號，第稱曰羣蠻，曰百濮，以概之。蓋其種類實繁，其地爲今某州縣，亦難深考也。」

然則，綜先秦之中國二字之意義，而定古中國之疆界，其道甚艱。吳越楚蜀固非中國也，卽所謂齊魯晉宋陳蔡曹衛，或爲宗周之懿親，或爲前代之華閔，而細揆其境內，蠻夷戎狄之非中國者，實縱橫參互於其間。昌黎集（卷十一）原道云：「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」知先秦中國範域之仄小，則思先人締構之艱；知先秦時所謂中國之諸國，其中猶有中國蠻夷之別，則思先人華化之功。居斯土者，可無念哉！可無念哉！

四 漢武以前之中國

故中國之最泛大的意義，無論以地域言，以文化言，其爲對蠻夷而區別之名詞，要當爲最確切之意義。故史記（十二）武帝紀謂：「天下名山八，三在蠻夷，五在中國。」小戴記（六〇）大學篇云：「唯仁人放流之，屏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」此所謂中國者，無論以文化言，以疆域言，蓋均別於蠻夷而言也。——若此義者，兩漢與先秦，蓋無所謂殊云。

左傳（僖二十五年）云：「晉於是始起南陽，陽樊不服，圍之。倉葛呼曰：德以柔中國，刑以威四夷，宜吾不敢服也！」

此所謂四夷者，王制釋之甚明。考漢書（二十五）郊祀志，謂文帝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。」王制云：「中國戎夷，五方之民，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。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蠻，雕題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狄，被髮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

不粒食者矣。中國夷蠻戎狄，皆有安居，與倉葛所言不殊。

然中國之範域，固非定於先秦，而「中國」二字，用以區別蠻夷，要當以漢人爲最。如董仲舒以爲春秋之義，不與夷狄而與中國。

春秋繁露（卷二竹林）「春秋之常辭也，不予夷狄，而與中國爲禮。」

白虎通以爲中國得中和之氣，故與蠻夷不同。此所指謂，固以中國爲文化解者。然白虎通（六）王者不臣：「夷狄者，與中國絕域異俗，非中和氣所生，非禮義所能化，故不臣也。」又謂：「先生推行道德，和調陰陽，覆被夷狄，故夷狄安樂，來朝中國。」（卷二禮樂篇）凡此云云，蓋亦偏指蠻夷而言之。謂蠻夷爲非中國，因以斥爲野蠻，固非漢時所專有。章炳麟太炎文別錄（卷一中華民國解）云：「案中國自漢以上，視閩蠻貉貊諸族，不比於人。故夷狄無稱人之例。春秋嘗書邢人狄人伐衛，齊人狄人盟於邢。公羊不言其義。夫引異類以剪同族，春秋所深誅。狄不可人，而邢人齊人之則，是邢人齊人，自躋於狄也。非進狄人，實以黜邢人齊人。老子有言：正言若反，觀於春秋，書狄爲人，其嘗有隱，其聲有哀，所謂志而晦歟。」

然兩漢之時，別於蠻夷而稱之中國，其範圍固甚仄也。今日交廣之地，固爲蠻夷而非中國。史記（九十七）陸賈傳云：「高祖時，諸侯初定，尉佗平南越，因王之。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……陸生因進說佗曰：『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坟墓，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……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，謝陸生曰：『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』……陸生曰：『皇帝起丰沛，討暴秦，誅彊楚，爲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皇之業，統理中國。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衆車輦，萬物殷富，政自一家。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。今王衆不過數十萬，皆蠻夷，崎嶇山海間，譬若漢一郡，何迺比於漢？』非特陸生言之也，卽趙佗自云：『且南方卑溼，西有西甌，其衆半羸，南面稱王。東有閩越，其衆數千人，亦稱王。西北有長沙，其半蠻夷，亦稱王。』（漢書九十五南粵傳）「伍被諫淮南王曰：『昔秦絕先王之道，坑術士，燔詩書……於是百姓悲恫，相思欲爲亂者，十家而六。又使尉佗踰五嶺，攻百越，尉佗知中國勞極，因止不來。』——然則南越者，因非中國而蠻夷焉。

南越之屬於中國，自漢平趙佗支裔後，固已然。然其開化，至唐時尙未完全。舊唐書（九十六）

宋璟傳云：「廣州舊俗，皆以竹茅爲屋，屢有火災，璟教人造瓦，改造店肆，自是無復延燒之患。」是唐中葉時，廣州與中國腹地，猶有歧異。及至唐季，則趙德麟侯鯖錄（卷六）云：「唐韋迪，善治生，江陵田產極盛。除廣帥日，宣宗戒之曰：『番禺珠翠之地，當垂貪泉之戒。』」宙曰：「臣江陵壓積穀七千堆，無所用之。」宣宗曰：「此所謂足穀翁也。」則粵中已開化矣。

在西漢時，所謂南越者，確與匈奴不殊，而同乎其爲四夷。故漢書（七十三）章玄成傳云：「及漢興，冒頓始彊，破東胡，禽月氏，并其土地，地廣兵強，爲中國害。南粵尉佗，總百粵，自稱帝，故中國雖平，猶有四夷之患。且無寧歲。」蓋置南粵與匈奴等。

以故漢之時，北走胡南走越之論，猶如今之東走日本，西走歐美，明明律胡越之非中國也。史記（卷百）季布傳云：「且以季布之賢，而漢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，卽南走越耳。夫忌壯士以資敵國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」可知胡也越也，漢時固自外於中國云。

史記（一一七）司馬相如傳，以胡越與羌胡對舉，尤足徵明前說。

魏志（卷一）建安四年：「初公舉魏種孝廉，兗州叛，公曰：『惟魏種且不棄孤也。』及聞種走，公

怒曰：種不南走越，北走胡，不汝置也。胡越以爲外國，蓋漢季猶然。

卽今日閩甌之域，漢時固以爲蠻夷，而外之於中國焉。

漢書（六十四）嚴助傳云：「閩越舉兵攻東甌……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，其常事。」其後武帝救東甌，「東甌請舉國徙中國，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。」太史公曰：「越雖蠻夷，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？」（史記一一四東越傳）考閩越都今侯官，東甌都今永嘉。然則今日閩甌之地，先漢時固非中國而爲蠻夷。

吳曾能改齋漫錄（卷四）曰：「黃朝英細素雜記云：『唐書歐陽詹傳云：『閩越地肥衍，有山泉禽魚，雖能通文書吏事，不常仕宦。及常袞罷宰相，爲按察使，始擇秀民能文辭者，與爲賓主禮。故其俗稍相勸出仕。初詹與羅山甫往見袞，袞奇之，辭歸泛舟飲餞，舉進士，與韓愈李觀映第，皆天下選，稱龍虎榜。』……予又讀唐摭言云：『神龍二年，閩人薛令之登第，開元中爲東宮侍讀……案神龍二年，乃唐中宗時，則閩人第進士，當以薛令之爲始。』然則，閩地之開化，蓋亦晏矣。至於西南夷，處今之川黔滇者，則更標明爲夷也。漢書（八十九）文翁傳云：『景帝末爲蜀郡

守仁愛好教化，見蜀地辟陋，有蠻夷風。文翁欲誘進之，乃選郡縣小吏，開敏有材者，張叔等十餘人，親自飭厲……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，招下縣子弟，以爲學官弟子……繇是大化，蜀地於京師，比齊魯焉。蜀爲蠻夷，而滇也黔也，固亦非中國而爲蠻夷。

司馬相如喻蜀父老文云：「告巴蜀太守，蠻夷自擅，不討之日久矣。時侵犯邊境，勞士大夫，陛下卽位，存撫天下，輯安中國，然後興師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單于怖駭，交臂受事，訕膝請和。康居西域，重譯請朝，稽首來享。移師東指，閩越相誅。右弔番禺，太子入朝。南夷之君，西熒之長，常效貢職，不敢怠惰。延頸舉踵，喁喁然，皆爭歸義，欲爲臣妾！」（史記一一七相如傳）可知所謂蜀者，與閩越匈奴西域地位相等。在相如眼中，西南夷固爲蠻夷而非中國也。

然西漢時代之中國，雖亦對境內蠻夷而言，而究其所之，則要爲對待匈奴西域等顯著的夷狄而言。此則與先秦時之中國，名實不符之處。漢書（四十六）萬石君傳：「是時漢方南誅兩越，東擊朝鮮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宛，中國多事。」此所謂中國者，實爲由南蠻北狄，東夷西戎中抽取的一疆域的一文化的名字。兩越已別論，舉匈奴以別中國，則其徵，視舉兩越以爲蠻夷者，多已。

史記（百十）匈奴傳：「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，盡服從北夷，而南與中國爲敵國。其世傳國官號，乃可得而記云！」

史記（一一二）主父偃傳載李斯語：「夫匈奴無城郭之居，委積之守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記也。輕兵深入，糧食必絕，踵糧以行，重不及事。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，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。勝必殺之，非民父母也，糜敝中國，快心匈奴，非長策也！」

史記（一二二）張湯傳載博士狄山曰：「今陛下舉兵擊匈奴，中國以空費，邊民大困。由是觀之，不如和親。」

漢書（四十九）晁錯傳：「以蠻夷攻蠻夷，中國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技藝，與中國異，上下山阪，出入溪澗，中國之馬弗與也。險道傾仄，且馳且射，中國之騎弗與焉。風雨疲勞，飲渴不困，中國之人弗與也。此匈奴之長技也。」

漢書（七十八）蕭望之傳：「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，故稱敵國，宜待以不臣之禮，位在諸侯王上。外夷稽首稱藩，中國讓而不臣，此則羈縻之誼，謙享之福也。」

第當時越之與胡，其爲非中國也則一。故所謂朔方，武帝屏匈奴而郡之者，漢人視之，大致與西南夷等。

漢書（五十八）公孫弘傳：「時又東置蒼海，北築朔方之郡。弘數諫，以爲罷疲中國以奉無用之地，願罷之。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，難弘置朔方之便。發十策，弘不得一。弘迺謝曰：『山東鄙人，十不得一，不知其便若斯。』」便罷西南夷滄海，專奉朔方，「上迺許之。」

至如西域各國，固爲蠻夷，自顯然外之於中國。

史記（一二三）大宛傳：「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頗與中國同業，而兵弱，貴漢財物。」

卽所謂羌者，處今陝甘之地，自亦爲蠻夷，而非中國。

漢書（卷六十九）趙充國傳：「皇帝問後將軍甚苦，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……將軍不念中國之費，欲以歲數而勝微。」

然則在漢武未經營前，中國之範圍，蓋亦仄矣。以今考之，漢世所謂蠻夷，若南越則介今廣交，若

閩越則介今福建，若東甌則介今温州。若西南夷則介今四川黔滇。若匈奴則當今內外蒙古。〔丁謙漢書匈奴傳考證（卷下）自漢至下漠北諸大部建庭處考云：「大漠以北，亦有形勢鞏固，不讓關中，爲自來單于可汗，建立庭漠，藉以統治各部者，斯何地乎？則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所轄塔米爾河之流域是也。』〕若西域則當今甘肅新疆諸地。若羌則當今甘肅——然則就漢書之蠻夷以徵當時之中國，其範域固猶微焉。

五 中國的初步的型成

質言之，先秦時之蠻夷，在漢時中國以內，漢時之蠻夷，則在今時中國以內，然則論中國之型成者，秦也，漢也，固爲一緊要之時期。蓋由同化域內的蠻夷以爲中國，邊平域外之蠻夷，以爲中國，於是乎而作京師解之中國，作王畿解之中國，作三河解之中國，作冀州解之中國，作河北解之中國，一變而爲作中國解之中國矣！

章炳麟太炎文別錄（卷一）中華民國解：「中國之名，別於四裔而爲言。印度亦稱摩揭它爲中國，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。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。就漢土而言漢土，則中國之名，以先漢郡縣爲界。」可謂要言不煩矣。

然在「先漢郡縣」以內，同化域內之蠻夷，吾族在秦前時，固優爲之，所謂中國的初步的型成也。史記（卷二〇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敘：「自詩書稱三代，戎狄是膺，荆楚是懲。齊桓躡燕以伐山

戎，趙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，秦繆用百里霸西戎。吳楚之君，以諸侯役百越，況乃以中國一統，明天子在上。然則先漢時之中國一統，固賴於齊楚等國之先立中國之基礎云。

昔孔子盛稱管仲攘夷之功，公羊（僖四年）亦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。春秋大事表（三十九）春秋四裔表敍云：「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，存三亡國，而終不敢加兵於狄。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於王，幾若儕於敵國……」然則中國之疆拓義定，雖曰以先漢郡縣爲界，而先於漢時，中國境內，固有次開化之民族，待乎漢族之同化，以型成初期的中國。

諸等初期經營之工作，春秋之世，如齊之經營山戎，則山東河北之境固：

齊伐山戎，見管子封禪篇。

國語周語：「齊桓公築葬茲、晏負、夏領、釜丘（韋昭注：四者皆厄塞與山戎衆狄接）以禦戎狄之地，所以禁暴乎諸侯也。築五鹿、中牟、蓋與、牡丘（韋昭注：四者諸夏之關）以衛諸夏之地，所以示權於中國也。」案荀子仲尼篇，謂齊桓公并國三十五；韓非子有度篇，謂齊桓公并國三十。此等國，未必全係夷狄，然亦以見齊之經營中國也。

晉之經營陸渾，姜戎，東山，驪戎，則山西之土定。

晉語（第一）「獻公代驪戎，克之，滅驪子，獲驪姬以歸。」

晉語（第一）「獻公十七年，冬，公使公子（申生）伐東山……狐突歎曰：「唯，勉之，狄可盡乎？」」

左傳（襄十四年）「將執戎子駒支，范宣子親數諸朝，曰：「來，姜戎氏。昔秦人逼逐，乃祖吾離於瓜州，乃祖吾離，被苦蓋，蒙荆棘，以求歸，吾先君。吾先君惠公，有不腆之田，與女剖分而食之。今諸侯之事我寡君，不如昔者，蓋言語漏泄，則職女之由。詰朝之事，爾無與焉。」案姜戎即陸渾之別支，此時正羈屬於晉。左傳（昭公十七）又記：「晉荀吳率師涉自棘津，使祭史先用牲於雒，陸渾人弗知，師從之，庚午，遂滅陸渾。」皆其跡也。

國語晉語七（悼公五年）「無終子嘉父，使孟樂因魏莊子，納弔豹之皮，以和諸戎。公曰：「戎狄無親，而好得，不如伐之。」魏絳曰：「勞師於戎，而失諸華，雖有功，猶得獸而失人也。安用之？且夫戎狄薦處，貴貨而易土。予之貨而易其土，其利一也。邊鄙耕農，不做，其利二也。戎狄事晉，四鄰莫不

震動其利三也。君其圖之。」公說，故使魏絳撫諸戎，於是乎遂伯。失人，謂喪晉師，得獸，謂伐諸戎也。

晉人平戎，其用力頗偉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（卷三十九）云：「蓋春秋時，戎狄之爲中國患者甚矣，而狄爲最。諸狄之中，赤狄爲最。赤狄諸種，潞氏爲最。晉君臣之滅潞也，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。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，遂滅潞。而晉侯身自治兵於稷，以略狄土。稷在河東之聞喜，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，縣地七百餘里。旋復得留吁之屬，晉之疆土益廣。狄所攘奪衛之故地，如朝歌、邯鄲、百泉，其後悉爲晉邑。班氏所謂河內殷墟，更屬於晉者，蓋自滅狄之役始也。」

楚之經營百濮、南蠻、滇池、江漢之間，黔滇之域，舉而入諸中國，實楚之努力是賴。

史記（四十）楚世家：「當周夷王之時，王室微，諸侯或不朝相伐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，乃興兵伐庸、楊粵，至於鄂。熊渠曰：『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諡。』乃立長子康爲句亶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蠻之地。」是楚撫江上之蠻也。

左傳（文十六年）：「楚大飢，我伐其西南……庸人率羣蠻以叛楚，麇人率百濮聚於選，將

伐楚。……楚子乘駟，會師於臨品，分爲二隊。……秦人巴人從楚師，羣蠻從楚子盟，遂滅庸。——

此楚之滅庸也。昭公十九年，楚子爲舟師以伐濮。——此楚之削濮也。春秋大事表（三十九）南

蠻云：「孔安國牧誓注云：『庸濮在江漢之間。』是濮爲西南夷。韋昭國語注云：『濮，南蠻之國。』

杜預釋例云：『建寧郡南有濮夷，濮夷無君長，各以邑落自聚，故稱百濮。』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

郡，約言之，當在楚之南境而迤西。』是楚撫雲南之蠻也。

蓋戰國之世，諸侯之內競也愈甚，而其外拓也亦愈烈。內競爲謀中國內部異族之同化，此因廣

續春秋以來，齊晉等國之遺緒；而外拓，則爲中國國疆放大。故如燕之拓殖東北，則今日日本所諡

爲滿洲國者，固已寔漸屬於職方。此東北之開拓也。

國策（燕一）「蘇秦將爲從，北說燕文侯曰：『燕東有朝鮮遼東，北有林胡樓煩，西有雲中

九原，南有呼沱易水。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。』以南有呼沱易水，徵之，則東有朝鮮遼東，二者

實當含在燕疆以內。故史記（一一五）朝鮮傳：『自始全燕時，嘗役屬真蕃朝鮮，爲屬吏，置鄣塞。

秦滅燕，屬遼東外徼。漢興爲遠難守，復修遼東故塞，至淇水爲屬燕。』考吳熙載通鑑地理今釋（卷

三〇曰：「淇水，今朝鮮之大同江。」則自燕至漢，滿洲固爲遼東故郡之一部焉。此不足以闢日人之曲說乎？

又如趙之經略中山，代東胡樓煩，匈奴武靈王至爲胡服騎射，則又將中國之版圖，擴而推之於北及東北。東北云者，驅東胡是也；北云者，抵制匈奴是也。

國策（趙策二）：「今吾國，東有河薄洛之水，與齊中山同之，而無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上黨，東有燕東胡之境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，而無騎射之備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，以守河薄洛之水。變服騎射，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。且昔者……襄王兼戎取代，以攘諸胡，此愚知之所明也。」此趙東北備東胡事。

史記（八十一）李牧傳：「李牧者，趙北邊之良將也。常居代鴈門，備匈奴……穀者十萬人，悉勒習戰，大縱畜牧，人民滿野。匈奴小入，佯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，大率衆來入。李牧多爲奇陳，張左右翼擊之……破東胡，降林胡，單于奔走。」此趙北擊匈奴事。

其在西南方面，湘黔巴蜀之地，則楚之努力是賴。范氏後漢書（一一六）南蠻傳云：「吳起相

悼王南并蠻越，遂有洞庭蒼梧。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始置黔中郡。然則楚人已撫湘黔之蠻也。而威王之時，莊躡之兵，拓殖西南，尤爲可稱。

史記（一一六）西南夷傳：「始楚威王時，使將軍莊躡，將兵循江，上略巴蜀黔中，以西，莊躡，故楚莊王苗裔也。躡至滇池，地方數百里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，以兵威定屬楚。欲報，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還以衆王滇。變服從其俗，以長之。」

而秦在未併六國以前，早已致力於西戎。韓非子（卷三）十過篇云：「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：寡人聞隣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，聖人也，寡人患之。吾將奈何？」內史廖曰：「臣聞戎王之居，僻陋而道遠，未聞中國之聲。君其遺之女樂，以亂其政。……君曰諾，乃使史廖以女樂二人，遺戎王。戎王許諾，見其女樂而說之。設酒張飲，日以聽樂，終歲不遷，牛馬半死。由余因諫戎王，戎王勿聽。由余遂入之秦。」說苑（二〇）反質篇云：「內史廖曰：夫戎僻而遼遠，未聞中國之聲也。君其遺之女樂，以亂其政。厚爲由余請期，以疏其間。彼君臣有間，然後可圖。君曰諾，乃以女樂之九，遺戎王。戎王見女樂而好之，設酒聽樂，終年不遷，馬牛羊半死。由余歸諫，諫不聽，遂去之秦。穆公迎而拜爲上卿，問其兵勢與

其地理，既已得矣，舉兵而伐之。兼國十二，開地千里！——此則春秋之時，秦已西向而有事於戎，以經營夫初期中國之西陲矣。

韓詩外傳（卷九）亦謂：穆公用由余，經西戎，「并國十二，辟地千里。」呂覽不苟篇，亦謂穆公用由余，蓋秦之西拓也如此。

戰國之際，秦固有事於中國，而惠王則用司馬錯之計，西南以開巴蜀。來敏本蜀論云：「秦惠王欲伐蜀，而不知道。作五石牛，以金置尾下，言能屎金。蜀王負力，令五丁引之成道。秦遣張儀司馬錯尋路覓蜀，因曰石牛道。」（水經注二十七沔水）此則戰國之時，秦固西南向而有事於蜀也。

華陽國志（卷三）蜀志：「周顯王之世，蜀王有褒漢之地，因獵國中，與秦惠王遇。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，王報珍玩之物，物化爲土。惠王怒，羣臣賀曰：「天奉我矣。我將得蜀之地。」惠王喜，乃作石牛五頭朝，瀉金其後曰：「牛便金，有養卒百人。」蜀人悅之，使使請石牛，惠王許之。乃遣五丁迎石牛，既不便金，怒遣還之。乃嘲秦人曰：「東方牧犢兒。」秦人笑之曰：「吾雖牧犢，當得蜀也。」此又秦人通蜀之故事也。

故在秦未混一六國前，東北有燕之拓土，東北河北已固矣。北有趙之拓土，河北已定矣。南有楚之拓土，湖廣滇黔已啓矣。西有秦之拓土，甘隴巴蜀已平矣。而中國之基礎，於以貞定，及至秦一六國，承六國翦滅境內蠻夷之舊，集六國向外推展國境之功，而中國之基礎，更以恢廓。蓋非秦之能有功於中國之建造，良由先秦時諸國，締造多方，而秦遂集其成功云。

故當時六國之地，已有稱爲中國者。史記（七十九）范睢傳：「今夫韓魏中國之處，而天下之樞也。」又（卷七十）犀首傳：「犀首乃謂義渠君曰：『中國無事，秦得燒掇焚杼君之國。』」索隱：「謂山東諸侯，齊魏六國。」正義：「中國無事，謂關東六國，不共攻秦。」

六 秦漢以還中國疆域之貞定

自秦建中國，統設長城，而長城之界華夷者，遂爲中國明顯之疆域。考秦以前，列國固有長城，然或用之以爲列國間國際的防禦，非若秦時專用之以爲中國對外之防禦線焉。

史記田敬仲世家：「趙人歸我長城。」蘇代傳（史記六十九）亦謂：「齊有長城。」秦本紀（史記五）又謂：「魏築長城，自河濱洛。」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（頁十五）「遣將龍賈築湯池以備秦。」又（頁二十六）梁惠成王十二年：「龍賈率師，築長城於西邊。」胡渭禹貢錐指（卷五）又列舉齊魯間之有長城。顧炎武日知錄（三十一）又列舉他國之長城，蓋爾時國疆未一，長城爲相互防衛而設。非如秦時之築長城，則專爲對外也。考異日漢文與匈奴書，明以長城爲匈奴與漢之分界（詳史記一一〇匈奴傳）。故以長城之名實之互異，亦可以了解秦之前後，中國疆理之不同。

觀於秦人二字，爲當時外人稱謂中國人之語，則秦與中國，至有關聯可知。宋馬永卿懶真子錄（卷一頁七稗海本）云：「今之夷狄，謂中國爲漢者，蓋有說焉。西域傳載武帝輪臺下詔云：『匈奴縛我馬前後足，言秦人，我丐若馬。』注謂『中國人爲秦人，習故言也。』故今夷狄稱中國爲漢，亦猶是焉。」然則秦之統一，真可謂雛型的中國之完成乎？

大英百科全書（第六卷頁一九二）云：「中國一名，據云紬繹於秦之朝代。（這是可疑的。）彼卽……統一中國之各地，而伸拓其戰勝之威，遠邁於西方及南方之邊界者也。」蓋以秦爲中國，而仍予之以懷疑。韋氏新萬國字典（頁三八四）云：「由秦之名，中國帝國，所以得名者也。」則全以無疑之態度認可之。考史記（一二三）大宛傳，「聞宛城中，新得秦人，知穿井。」漢書（九十四上）匈奴傳，亦云：「衛律爲單于謀穿井，築城治樓，以藏穀，與秦人守之。」師古注，「秦時有人亡入匈奴，今其子孫尙號秦人。」則外人最初呼中國爲秦，尙何疑乎？外人何不呼我國爲周乎？呼我國爲殷乎？……然則中國之國號，最早上於外族之口，當始於秦，可以決知。而中國一名之始成於秦，非如前此之作國都解，作國中解，亦可決知也。

然中國國疆之確定，秦以後，要當以漢時爲最。據史漢及通鑑所記，若西南夷，則初通於武帝元光五年（前一三〇），至元鼎六年（前一一一）而夷之爲五郡。若匈奴，則以元狩四年（前一一九）大破之，至於幕南無王庭。若西域，則通於元鼎二年（前一〇五），若南越，則平於元鼎六年（前一〇一），而夷之以爲九郡。若東越，則平於元封元年（前一〇〇），朝鮮最後服，則平定於元封三年（一〇八）。漢書（九十九上）王莽傳云：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，凡十二州。州名及界，多不應經。堯典十二州，後定爲九州，漢家廓地遼遠，州牧行部，遠者三萬餘里，予可爲九。」以今論之，地廣二帝三王固當時之實錄，云然則謂中國爲漢者，誠非無以——而其端，均由武帝開之。

其平西南夷、東越南粵之功，而使之成爲中國之一部，則華陽國志稱之於前，讀通鑑論譽之於後，亦可以徵漢時之中國，貞定於秦時，自更貞定於先秦。所謂「以一時之利害言之，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，則利大而聖道以宏」。

常璩華陽國志（卷三）「南越處邛笮五夷之表，不毛閩濮之鄉，因九服之外也，而能開土列郡，爰建方州，踰轉南越瀾滄，遠撫西垂。漢武武跡，可謂大業。然要荒之俗，不與華同，安邊撫遠，務

在得才。故高祖思猛士以作歌；孝文想頗牧而咨嗟。斯靜響之得，信王者所詳釋焉。」

王夫之讀通鑑論（卷三）論淮南王安諫伐南越：「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，不問而知其情也。讀其所上書，訐天子之過，以搖人心，背漢而德已，豈有愛國卹民，仁義之心哉？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。天地固然之形勢，卽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。若夫東甌之接吳會，閩越之連餘干，尤股掌之相屬也。其民雞犬相聞，田疇相入，市買相易，婚姻相通，而過之以爲化外，則生類之性及，而天地之氣閩矣……武帝平甌閩南越，於今爲文教之郡邑……」

又同卷論武帝開邊云：「遐荒之倫，有可收爲冠帶之倫，則以廣天地之德，而立人極邊，非道之所可廢，且以紓邊民之寇攘而使之安……以一時之利害言之，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，則利大而聖道以宏……漢武撫已平之天下，民思休息，而北討匈奴，南除甌越，復有事西夷，馳情宛夏，身毒月氏之絕域，天下靜而武帝動，則一時之害，及於民而怨譴起……若夫驩也，冉也，邛樊也，越也，滇也，則與我邊鄙之民，犬牙相入，聲息相通，物產相資，而非有頑冥不可嚮邇者也……因是而貴筑昆明，垂及於今，而爲冠帶之國……江浙閩楚，文教日興，迄於南海之濱，滇雲之壤，理學節

義，文章事功之選，肩踵相望，天所佑也，漢肇之也。」

其北伐匈奴之功，則宣帝食其後報。漢書匈奴傳：宣帝甘露三年正月：「單于正月朔，朝天子於甘泉宮……上自甘泉宿池陽宮，上登長平，詔單于母謁，其左右當戶之羣臣，皆得列觀。及諸蠻夷君長，王侯數萬咸迎於渭道下夾道陳。上登渭橋，咸稱萬歲。」（漢書九十四下）蓋武帝之初，「中國一統，而北邊未安。」（漢書六元朔六年詔）自武帝大張撻伐，而中國之北境固矣。彼劉貢父、胡致堂，何足以知之。

周密齊東野語（卷一詩用史論）云：「劉貢父咏史詩云：『自古邊功緣底事，多緣嬖佞欲封侯。不如直與黃金印，惜取沙場萬骷髏。』」

胡致堂讀書管見（卷三）元壽二年條，論聖王專務在內，匈奴烏孫皆來朝，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，漢以為榮。「漢武之於西北兩陲，其勤勞耗費，蓋前無古，後無繼者。苟使匈奴款塞內向，不為欺玩，亦可以小殺疲敝之恥。然行兵餘二十年，卒不能如志。至於宣帝承平，無意於武功者，乃坐享其成。渭上盛儀，單于冠帶，是則武帝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。哀帝之世，漢已衰矣。匈奴烏

孫，猶不廢禮。西域佩印，五十餘君，而蠱生心腹，根條將顛矣！」

其西通西域之功，而使之成爲中國之一部，則李光庭漢西域圖考（卷一）稱之曰：「西域，漢孝武世，始通中國。張騫擊空而後，票騎將軍破匈奴右部，貳師將軍伐大宛，聲威所及，亭障開焉。東漢閉關絕使，後因屢請都護，自建元至元光之世，三絕三通。葱嶺而東，疆理猶昔也。其地初爲三十六國，後稍分爲五十餘，皆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南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合注蒲昌海。東接玉門陽關，西限葱嶺，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，此其大較也。葱嶺之外，西爲大宛月氏，西北爲康居奄蔡，西南爲罽賓烏弋山離。由罽賓而東，爲天竺，其西爲高附。西北以至條支，極西而至大秦。又皆通其輶軒，詳其土俗；搜殊方之珍恠，侈王會之共球。盛兮哉，戎索之遠邊。後世拓地，惟唐及元，然大秦西境，二代未通。且開闢之功，當從其朔云！」

清史列傳（卷十九）鄂容安傳：「乾隆二十年五月諭曰：『漢時西陲，塞地極廣。烏魯木齊及回子諸部落，皆曾屯戍，有內屬者。唐初都護，開府擴地，及西北邊。今遺陟久陘，著傳諭鄂容安，此次進兵，在準噶爾所屬之地，及回子部落內，有與漢唐史傳可援據者，並漢唐所未至處，一一詢之。」

土人細爲記載，以資採輯。」則清平回疆，亦續唐之故耳。

然則，中國之成立，因肇端於先秦，而固定於先漢。謂中國爲漢，而以漢之名與中國，若不可割斷者，殆非無以。故夏侯勝雖致非於漢武。

漢書（七十五）夏侯勝傳：「宣帝初卽位，欲褒先帝。詔丞相御史曰：『……孝武皇帝躬仁義，厲威武，北征匈奴，單于遠遁。南平氐羌昆明，甌駱兩越。東定葳貉朝鮮，廓地斥境立郡縣。……而廟樂未稱，朕甚悼焉。……』於是羣臣大議，廷中皆曰：宜如詔書。勝獨曰：『武帝雖有攘四夷，廣土斥境之功，然多殺大衆，竭民財力，奢泰亡度，天下虛耗，百姓流離，物故者半。……亡德澤於民，不宜爲立廟樂。』」

然當時已有人稱其奠安中國之功：

漢書（七十三）韋玄成傳：「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，無安寧之時，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，南滅百粵，起七郡；北攘匈奴，除昆邪十萬之衆，置五屬國，起朔方，以奪其肥饒之地；東伐朝鮮，起玄菟，樂浪，以斷匈奴之左臂；西伐大宛，并三十六國，起敦煌酒泉張掖，以隔婁羌，裂匈奴之右

臂。單于孤特，遠遁于漠北。四垂無事，斥地遠境，起十餘郡……中興之功，未有高焉者也。」

漢威遠振，而中國之基亦定。揚雄稱其盛曰：「今大漢，左東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後陶塗，東南一尉，西北一侯，糾以繩墨，制以質鐵。」（漢書八十七下）因此而江淮河濟，遂成爲中國之水。

法言君子篇：「仲尼之道，猶四瀆也。經營中國，終入大海。它人之流，西北之流也，或入於沱，或淪於漢。」

故近世如章炳麟一流人，遂主張先漢疆域，可爲中國之界。明中國之疆域，初確定於漢時：

太炎文別錄（卷一）中華民國解：「中國以先漢郡縣爲界，而其民謂之華民。若專以先漢郡縣爲界，則蒙古四部西藏之域，不隸職方。其經營誠宜稍後。若夫樂浪玄菟，卽朝鮮之域；交趾日南九真，奄越南而有之；至於林邑，則東埔築是也。」

以今論之，漢以後，中國之進拓，固時時有之，如吳之經營山越。

後漢書（百六）劉寵傳：「拜會稽太守，山民愿朴，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，頗爲官吏所擾。寵簡除煩苛，禁察非法，郡中大化。」

十七史商榷（卷四十二）山越：「吳志諸葛恪傳：「恪以丹楊山險，民多果勁，出云可得甲士四萬。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，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，幽邃，民人未嘗入城邑，皆仗兵野逸，征伐爲難。權拜恪撫越將軍。」……案山越者，周秦以來南蠻，總稱百越。伏處深山，故名山越。自恪傳外，又見吳志孫權傳，建安五年，嘉禾三年，又見太史慈、孫賁、吳主權、徐夫人、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。……此在吳爲心腹之疾。後漢書度尙傳：「抗徐字伯徐，丹陽人，守寧城長。移深林遠藪，椎髻烏語之人，置於縣下。」此可見宣歙間，在後漢爲蠻夷，與外間隔絕不通。故至三國而頑梗如此，此吳人所以重勞經營歟？」

如蜀之致力南蠻。

蜀志（卷五）諸葛亮傳：「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，其秋悉平，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。」

王世負弇州山人四部稿（卷一六〇）「余嘗見孫兆儒言，永順永靖兩宣慰，酉陽宣撫之民，至今尙冠白巾，云爲諸葛武侯服孝。後觀避暑錄，載所觀唐明皇幸蜀圖，山谷間民，皆冠白巾，以爲蜀人，爲諸葛武侯服。所居深遠者，後遂不除。然則諸葛之道，行於蠻貊，一至於此。」

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（卷六十六）「蜀山谷間民，皆冠白。云爲諸葛孔明孝服，所居深遠，後遂不除。出乙卯避暑錄，今蜀人謂之帶天孝。」

如唐之經營外域，犁庭掃穴，而使海外人呼中國爲唐。

唐書（二一六）吐蕃傳贊：「唐興，四夷有勿率者，皆利兵移之，蹶其牙，犁其庭而後已。」

唐書（二一九）勃海傳贊：「唐之德大矣，際天所覆，悉臣而屬之。薄海內外，無不州縣。遂尊

天子曰天可汗，三王以來，未有以過之。至荒區君長，待唐璽纛乃能國，一爲不賓，輒隨夷縛。」

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（頁七說庫本）云：「凡登溷既畢，必入池洗淨。止用左手，右手留以

拿餅。凡唐人登廁，用紙揩拭者，笑之。甚至不欲其登門。」又云：「不分男女，皆裸形入池。唐人暇日，頗以此爲游觀之樂。」（頁十一）又云：「唐人之爲水手者，利其國中，不著衣裳，且米糧易求，婦女易得，器用易足，賈買易爲，往往皆逃逸於彼。」

明史（三二四）真臘傳：「番人殺唐人，罪死。唐人殺蕃人，則罰金。無金則贖身待罪。唐人者，諸蕃呼華人之稱也，凡海外諸國盡然。」

徐岳見聞錄（頁九說鈴後集本）云：「東浦塞人呼中國人爲唐人，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爲漢人也。」

如元之遠窮漠北，直瀕今俄。

葉昌熾語石（卷二）「和林，成吉思之故都也；唐賈耽地志，謂之富貴城。其地遠在漠北，流人戍士，亦所罕至。近俄人於娑陵河上，訪得回鶻故都。又於鄂勒昆河，訪得突厥舊庭，又訪得唐碑三，元碑十三。」

趙翼陔餘叢考（卷十八）元時疆域之大：「元時，西北疆域最大。……其後元順帝北歸，梁王守雲南，尙遣使通漠北。明祖使王禕至滇，會有北使亦至，遂偪梁王害禕。其時川陝悉爲明有，而滇與漠北，尙信使往來不絕。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，則元之疆域可想已。」

如清之東經西營，記著十全，

乾隆御制十全記（東華續錄卷四十六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）曰：「昨准廓爾喀歸降，命凱旋班師，詩有「十全大武揚」之句。蓋引而未發，茲特敘而記之。……十功者，平準噶爾爲二，定

回部爲一，掃金川爲二，靖臺灣爲一，降緬甸安南各一，卽今二次受廓爾喀降，合爲十。其內地之三叛么磨，勿屑數也。」

改土歸流。

土司者，明史所列，有湖廣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五處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（卷九頁十二至十四）云：「元時始以雲南等路，如內地設官，而其土酋所轄不可以漢法治，則仍以其土俗羈縻之。」此謂土司始於元代。然土司要爲中國教化所未及處，不必卽起於元。考漢平西南夷而尙以滇王王滇（史記一一六西南夷傳）卽其徵也。

土司之存在，於中國固有弊。魏濬嶠南瑣記（頁五硯雲乙編本）云：「土司法極嚴酷，鞭笞殺戮，不敢有二心。所謂怯於私鬪，勇於公戰者。」劉繼莊廣陽雜記（卷五）「符五云，雲南有土司，三家最強。一曰龍鵬，二曰黎世屏，三曰黎思進。皆有衆數萬，火器兵仗，堅利絕倫。而黎世屏尤爲強悍者，此南土之隱憂也。」則土司與中國之名實，固有關係。

考朱彝尊曝書亭集（四十四）書土官底簿云：「按禹貢，三百里蠻，書旅獒，周禮職方氏，戴

記明堂位，稱八蠻。爾雅稱六蠻，其種曰黎、狔、獠、獠、獠。各有大姓，爲之雄長。明制，仿元舊事，分設官吏，立宣慰、招討、安撫、長官四司。雲南百五十一員，廣西百六十七員，四川二十四員，貴州十五員，湖廣五員，廣東一員。初隸驗封，後以其半隸武選。嘉靖中，申明舊典，隸驗封者，布政使領之；隸武選者，都指揮使領之。文武相維，羈縻有術。雖間有不靖，旋即削平。濊澤沾濡，久而漸知向學。若黔之宋氏、昆友、滇之沐氏子孫，各著詩文，刊有專集。以稚以南，昧任侏離，明之聲教遠矣。故予在史館，勸立土司傳，以補前史所未有。『是滇黔川貴湖粵之土司，明時已漸見化於中國。』

且所謂改土歸流，明人固已有之。陽明先生經濟集（卷六）赴任謝思疏云：「臣又聞諸兩省（兩廣）士民，皆謂流官之設，亦徒有虛名，而反受實禍。詰其所以，皆云思恩自未設流官之前，土人歲出土兵三千，以聽官府之調遣；既設流官之後，官府歲設民兵數千，以防土人之反覆。卽此一事，利害可知。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，十八九年之間，反者五六起。前後征剿，曾無休息。不知調集軍民若干，費用糧餉若干，殺傷良民若干。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，而反爲之憂勞徵發，浚良民之膏血，而塗諸無用之地。此流官之無益，亦斷然可觀也。……臣始至地方，雖未能閱至備歷，然形聲

大略，亦可概免。田州切鄰交趾，其間深山絕谷，皆獠獠之所盤據，動以千百，必須仍守土官，則可藉其力以爲中土屏蔽。若盡殺其人，改土爲流，則邊鄙之患，我自當之。自撤藩籬，非久安之計，後必有悔。——然則改土爲流之目，明人已有之也。

清初對於土司，初頗袒愛。廣陽雜記（卷四）言：「夷陵頗苦土司之橫，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。蓋由吳三桂在滇時，以土司爲魚肉，上主先入之言故也。有永美宣慰使田順年者，驕悍異常，朝廷嘗詔入陛見，加以宮保，今亦稍戢矣。」又（卷四）言：「涵齋言，大人托賴等，奉旨至貴州，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，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激，城守副將侯奇，立刻處斬。更有武弁三十四員，向統監候處決。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。總督范承勳，降四級調用，巡撫衛旣齊革職。覆旨後，更命部議，衛旣齊擬斬，奉旨着解來京再議。蓋自三藩平後，今上於諸土司，加意撫卹，以反平西之所爲也。」今上者，聖祖康熙也。

魏源西南夷改流記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八帙）云：「雍正初，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，鏢寡有事於苗。四年春，以鄂爾泰巡撫雲南，奏言雲貴大患，無如苗蠻，欲安民必先制夷，欲制夷必改土

歸流……土司一娶子婦，則土民三載不敢婚，土民有罪被殺，其親族尙須入塾刀數十金，終身無見天日之期……世宗知鄂爾泰，才能辦寇，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，三土司改隸雲南。六年，復鑄三省總督印，令鄂爾泰兼制廣西。於是自四年至九年，諸不法土司，悉改流，而羣苗亦先後歸順……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，以開辟西南夷功，配享太廟。（參看清史列傳卷十四鄂爾泰傳）此世宗時之作爲也。

但改土歸流，初非因鄂爾泰而「悉改流」也，李慈銘桃花聖解日記：（乙集二頁一一四）光緒元年五月，「廣西巡撫劉長佑，請改思恩府之土田州爲流，革去知州岑氏世職，詔下部議。原奏：土田州與百色廳相連，土知州岑氏，原係宋氏隨征，有功世襲，自明以來，叛服不常。岑氏支爭承襲，仇門疊出。查廣西那馬通判等處，均由地方多故，承襲不得其人。先後改土歸流，今土田州，自可援案辦理。」是光緒時，猶有改土之事也。宣統三年，民政部奏准改土歸流官摺：「查西南各省，土府州縣，及安慰宣撫長官諸司之制，大抵沿自前明，遠承唐宋，因仍舊俗，官其酋長，俾之世守，用示羈縻。要皆封建之規，實殊牧令之治。立法未善，流弊滋多。是以康熙雍正年間，川楚滇桂諸省，迭

議改土歸流。如湖北之施南，湖南之永順，四川之寧遠，雲南之東川，貴州之古州，威寧等府廳州縣，先後建置，漸成內地。清季廣西一省，改革尤多。所有土州縣，均因事奏請停製，及撤任調省，另派委員，彈壓代辦。則清季尚有改土歸流之事也。（關於此，余別有考。）

綜言之，漢以前之中國，雖曰僅作京師解，作國中解，作王畿解，作三河解，作冀州解，作華北解，而當時已以中國爲美名。兩漢以還，以中國爲華輪美奐之念愈增，而中國之轄境，亦視漢前之作京師解……者，大有出入。蓋春秋戰國之際，列國攘夷滅戎，辛苦締構，因之而中國云云，遂爲對於城邊境蠻夷而言。自西漢武帝承累世之承平，張威武之撻伐，通西南夷，平閩南越，北卻匈奴，西通西域，而中國兩字之意義，自大異於前此。雖以東南言之，漢以後，有吳之經營；以西南言之，漢以後，有蜀之經營；以西域言之，漢以後，有唐之犁庭掃穴；以朔北言之，漢以後，有元之遠逾漠北；而改土司以入歸流，曾羅蒙藏入職方，漢以後猶有清之經營。然則中國之作中國解，如今日之意義者，淵源於漢，可決知也。而「漢」之一字，與中國兩字之意義，亦於以明矣。

朱彥澤州可談：（卷二）「漢威令行於西北，故西北呼中國爲漢。唐威令行於東南，故蠻夷

呼中國爲唐。崇寧間，臣僚五言，邊俗指中國爲唐漢，形於文書，乞並改爲宋，如用唐裝漢法之類。余竊謂未宜，不若改作華字。八荒之內，莫不臣妾，特有華夷之異耳。又（卷二）云：「北人過海外，是歲不改者，謂之駐蕃；諸國人至廣州，是歲不歸者，謂之駐唐。」夫以宋擬漢，可謂不倫。（宋人在中國之勞蹟，只章惇平湖南蠻一事可稱。語在王夫之 宋論卷六。）且中國之名義，與內容之貞定，以事從其朔言之，固當遠溯漢人云。

烏乎，中國之疆界，既貞定於前漢，中國之華貴，亦見義於爾時。是時，西人所察之耶穌基督，固尙未誕生，故家有喬木之識，舊閭資史人之式。生斯邦而聚族於斯邦者，可不念哉？方今東北淪亡，先燕及衛滿之舊業泯矣！漢置南越九郡，實自越南，「越南者，上稽秦皇，下隸五季，皆隸地官之版。中間絕，明時又嘗建置行省。」而「觀其受制異國，舉止掣曳，扶衰禁暴，非人道所宜然乎？」（錄太炎文別錄卷一 中華民國解）此則論中國之名之實之後，揆中國命名之原，後死有責，所當發憤興起者也。匪然者，不將有愧於中國之華免之名乎？

借 書 到 期 表

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九日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(96217)

國學小叢書 國名疏故 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貳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陳登原

主編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六四六八上

嚴

(本書校對者何德明) 景

